



跃龙湖中的黄寨草场



▲“镜清砥平”摩崖大字

淮河东流,过皖东地界,水势慢慢柔下来——不再是最上游穿山越谷的湍急,而是一平如砥,漫铺在江淮平原的阔野间。安徽明光便静卧于淮河中游南岸,东北可望浩渺洪泽湖,南凭江淮分水岭远眺长江,一水萦回,枕河栖居。

从淮河边的古迹浮山堰到女山湖,不过数十里水路,却是一段极耐读的古韵长廊:南北朝时期浮山堰遗址残石散卧荒草,石上凿痕犹在,是梁武帝以水为兵的人工旧迹;安徽省第二大淡水湖——女山湖碧波万顷,火山环卧湖中,栎树满山,则是百万年前的天工之作。

明光散记:从浮山堰到女山湖

□作者:顾村言

(一)

访浮山,须沿淮水西岸徐行。至明光柳巷镇境内,远远便望见一山卧于淮水之右,山体赭红,树木稀疏,大半是沙土与大大小小的碎石,这便是浮山——古名临淮山,因三面环水,远望如浮于波上,故名。山下是淮河古渡要津,曾是水陆交通枢纽。

沿河岸小路上山。路窄,仅容一人通过,一侧是陡峭崖壁,一侧是滔滔淮水。淮河流过此处,拐了一个弯,原本宽阔的河面忽然收紧,水流便急了起来。浪涛日夜冲刷山脚,天长日久,切出一面断崖。也称淮河三峡的第三峡——浮山峡。浮山峡景色秀丽,历代文人墨客到此游览,吟诗作赋。白居易来过,李绅来过,秦观也来过。苏轼过淮,泊舟浮山,登临远眺,见山下

有洞,随淮水涨落而隐现,当地人谓之仙人洞,遂作《濠州七绝·浮山洞》:

“人言洞府是繁官,升降随波与海通。共坐船中那得见,乾坤浮水水浮空。”

诗句奇崛空灵,写出了浮山与淮水之间那一种似有若无,若沉若浮的神秘。相传浮山洞里出产一种珍贵的淮王鱼,光滑无鳞,肉嫩味美,只栖于此洞,即使相连的淮河中也难觅踪影,在当地颇为有名。

崖岸上的山岩多呈赭红,层层叠叠,是淮峡独有的石色。山侧陡峭岩壁间镌着“镜清砥平”四个擘窠大字,笔势浑厚。据说是东坡过浮山宿山寺时所题,见山河奔逝、水患无常,遂题此四字,只是字刷上了新漆,略少古意,不无遗憾。

南北朝梁天监十三年,梁武帝萧衍为夺回被北魏占据的寿阳,派康绚主持在浮山峡筑坝壅水,欲以水倒灌寿阳城,逼魏军撤退。十多万

军民奔赴淮畔,开山伐木,沉铁固堤,夯土叠坝,日夜不休。堰长九里,堰底宽逾百丈,堰顶可并行数骑,高二十丈,横锁淮河,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坝军事工程。

彼时人心昂扬,以为人力可锁江河,霸业可顷刻功成。然而山河自有法度,岂能尽遂人意。堰成甫四月,秋汛骤临,淮水暴涨。积堵已久的大水轰然冲破坝体,巨堰崩决。滔滔洪水席卷两岸,村舍、良田、人畜尽数卷走,沿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,皆没于水。史载溃坝之声如雷,闻三百里。一场雄心勃勃的军政大计,转瞬化作卽世洪灾。

浮山堰可谓淮河上第一座拦河大坝,却并非为灌溉或防洪而建。它是一道军事设施,是一千五百年前以水为兵的孤注一掷。古来大工程,多起于壮志,终于无常。人想驯服淮水,淮水便以洪涛作答。浮山堰的修建耗尽梁国财力,溃坝之后,梁国一蹶不振,梁武帝此后再不敢用此以水代兵之计。千年之后,烽烟散尽,灾痕抹平,唯留南岸浮山脚下与对岸嶗山南角的堰尾残段,静静卧在淮水边。

如今堰址之上,草木自生自落。山上有灵岩寺遗址,荒草丛里,散落数块大小不一的残石。

浮山堰旧址往东不远,正是明光地界。梁武帝在淮水上筑堰以图霸业的时候,大约不会想到,一千多年后,这方水土会走出一个真正坐拥天下的人——朱元璋。

朱元璋是凤阳人,紧挨着明光,算是同一片水土,朱元璋的出生地其实有钟离、盱眙、明光等说法——但明光民间的记忆却笃定得很。跃龙岗,尿布滩,抹山,这些明光与朱元璋相关的地名代代相传,妇孺皆知。元末大乱,朱家从泗州辗转迁居,中途曾在明光。那时朱元璋尚在襁褓,不过是个逃难人家的婴孩。谁也不会想到,这个在尿布滩上晒过尿布的孩子,日后会北伐中原,驱逐蒙元,建立一个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。

朱元璋的出生地跃龙岗,离浮山堰不过数十里。当年梁武帝以水为兵,想借淮水夺取寿阳,结果是洪水滔天,浮尸千里;朱元璋则从这片水患频仍的土地上走出来,最终平定天下,定鼎金陵。

一水之间,两个帝王梦,一破灭于涛声,一成就于草莽,想想历史二字,还是不免感慨。

(二)

从淮河边的浮山堰到淮河支流的过境湖——女山湖,不过20公里左右,却完全是另一种风光:一湖静水,烟波浩渺。

较之浮山堰的历史与人事,女山湖则全然是天地手笔。它不是人力强造,是大地开合的结果。百万年前,郊庐断裂带异动,地底岩浆喷涌,火山隆起又塌陷,形成完整的环形火山地貌。地壳沉降之后,洼地积水,池河来水汇聚,久而久之,成此浩渺大湖,湖山火山古名玉环山,因山形环曲如玉环,雅致妥帖,载于旧志;后人俗称女山,附以民间香火与温柔传说,一雅一俗,古今共存。

女山湖南北长约40公里,东西最宽处不过四五公里,湖连淮河,通汇洪泽。汛期来时,淮水上涨,湖水顺势吞吐,缓冲洪流;枯水时节,湖储蓄水温润岸田。天然水系连环,让这片土地少了暴戾洪灾,多了岁岁安生。相比浮山堰见证的人与水争,女山湖则可谓水随天序,养得烟火绵长。



▲明光古代石刻拓片局部

听说女山湖,最初缘于明光走出的沪上画家于学波,学波作画,多女山湖小景,“或坐于岛,或排竹簰,或菱翻荷举,或荡舟采菱,陌陌桑桑,舟楫往来,”他说这些画都是他的童年心头旧事。

那天乘船入湖,水色清阔,风从湖面来,不凉,带着一点湿意和青草气——这当然不是学波笔下的寂寥画意。近岸处可见几条废弃的大船,船舱中生着密密的芦苇,一片悠远。

舟行处,水面被犁开一道软痕,瞬间又慢慢合起。再往湖深处行去,女山渐渐朗然,环形山体静静地卧在湖水尽头,并不高,却自有一种安稳的气度,远望如一痕下笔极粗的浓墨,又若微微隆起的平台,轻放在水天之间。

近处竹簰林立,一根根竹竿插在水里,疏密有致,网丝隐于清波,船远了,如水墨线条,交错林立,背景则是淡墨般的女山——这湖光山色似乎是慢慢洇出来的。

竹影、水痕、远山,天际,淡而空灵,却又有朴厚之味。

船行许久,望见一处无人岛,近岸数丛芦苇,崖壁皆赤色,船将靠岛时,忽地惊起几只白鹭,扑棱棱贴水飞远了。

岛上寂然无人,然而草木极繁,多女贞树,挨挨挤挤,满树细碎白花,一簇簇堆在梢头,远看像蒙了层薄薄的雪。

赤壁岩临水而立,赭红的岩石像谁把颜料泼在了湖岸,又被水洗过一遍。近湖处有几树桑葚,紫黑的果实,熟得透亮,伸手一摘,手便紫了,果肉清甜,又带着一山野的微酸。

这岛在女山湖中不知多少年了,荒芜寂寥,像是天地初开时便躺在那里,从未被人惊动过。于学波将这座岛视作少年时代登临怀想的旧地,他后来记述此岛,“荒芜寂寥,自生太古,于此女山湖中亦不知千年万年矣。岛与云山环抱为里淮,与大咀相应为外淮,环岛里外,虽一湖之水,亦风不同浪,浪不同波。”

于学波说这是“生命中的荒寒之岛”——少年时在此眺望云天,中年后携友重游,沿石壁攀援而上,感慨系之,同行者遂命名为于岛:“孤孤一岛,遗遗远风,落此一隅,莫非有待?待江月明月,待鱼虾麋鹿,待千万年之后于一人乎。”

岛上安静,浅滩处水极清,石子历历可见,多赭色,捡拾了几块,稍稍一磨,一手的赭色,未知可作国画颜料否?

立水边远望,不时仍见白鹭从草树间飞起,掠过湖面,又落在远处水湄。水鸟不避人,也不

近人,只在湖山之间来来去去,自由自在。

远处女山如卧,环形山体柔和地伏在水边。山顶多栎树,树影沉实,远望若有烟雾。于学波说,宋画《溪山行旅图》山顶即多栎树,又忆及“一日大雪回乡,满湖寂静。”其实只这两句,便教人神往——雪落湖面,天地无声,栎树覆白,山形愈淡,那真是宋人笔意里才有的荒寒之境。古人画山水,画来画去,画的不过是心里那一点寂静,而女山湖天生就有。

湖上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,在过去,有的是日复一日的渔耕日常。春有菱莼,夏有银鱼,秋冬蟹肥虾壮。一湖水养一方人,世代渔家依湖为生,朝出暮归,平淡、踏实而长久。然而不无遗憾的是,寻访当日,偌大的湖面,自始至终未见一只渔舟。

于学波的家乡于郢村就在湖对岸,相隔不过数百米,说起儿时常跟随大人到湖里下簰,倒虾笼的往事,又忆起村里最后一个渔夫的故事:他十多年前回到家乡,都会到他的渔船上坐一坐,后来湖被人承包,湖上禁捕,靠湖为生的几代捕鱼人,都另谋生路去了,那渔夫仍旧守着湖面,最后竟醉冻于大雪之夜,听之真让人动容。

(三)

除了女山湖,明光还有一湖名跃龙湖,湖间藏着黄寨草场——据说是华东地区最大的草原,有着一种皖东原野的开阔舒展。周遭九山环峙,鲁山、嘉山、清明山错落围合,一脉湖水曲折萦回,属淮河水系,绕着草甸蜿蜒,缓缓向北归流,整座草场便枕着湖光山影,静得安稳。

这里在明代因设大黄寨、小黄寨养马得名;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南京军区军马场及繁育基地,后军马退出,原生态草场得以完整保留。

草场最好看的当然是黄昏。那天到时,七八头牛散立草坡,不急不躁,低头闲闲啃草,暮色温柔,牛影敦厚,立在远山、平湖、绿草之间,真有一种天地大美之境。

工作人员说,“牛平时一般很早就归栏了,今天却一直没早走,像等你们一般。”话很轻,却让人心里一动。牛不会等人,也不会特意迎人,只是那天黄昏,人到了,它们还在。草原也还在。落日也还在。

站在草坡上远眺,时间似乎很长——黄寨草场没有奇峰,没有大景,却有一种让人愿意久久回味的力量,把入从历史、地理、地名和水系里轻轻拉回来,拉到眼前的风、草、落日和牛影里。



▲女山湖中的女山



▲明光博物馆展出文物